

《万象》新张

一本可以卧读的知识分子文化休闲杂志

厦门大学新闻系 王晶

在《新周刊》2003年度新锐榜的评选中，有一本杂志格外抢眼，它击败了《血酬定律》、《设计私生活》、《我们仨》、《变化》诸多实力选手，当选为年度最佳图书，《新周刊》的评价是：“《万象》是一本杂志，一本不完全与读书有关的读书杂志，一本不偏颇具体文化形态的文化月刊。趣味各异的文字工匠们为之打造出极佳极醇的阅读口感，其书卷气又与当代现实体贴入微。它的被追捧，无异于是对无书可读的当代图书业的一大讽刺。”这本杂志在知识分子中间赢得了较好的声誉，锋头颇健，这一现象不由得让人想一探究竟。

缘起

《万象》创办于1999年11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主办。32开小本，封面古朴精致，疏淡雅致。最初是双月刊，2000年以后改为月刊。主编俞晓群当时是辽宁教育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现在是辽宁出版集团的副总。据俞晓群自己回忆说最初办这本杂志的念头缘于沈昌文。沈昌文曾是《读书》杂志的主编，退居二线后便与辽教合作，策划出版了一系列大型的图书，如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等。大约是1996年，俞晓群与沈昌文、陆灏、陈子善等人在上海的一间咖啡馆里小坐，陈子善先生取出厚厚的几本旧杂志，那是上世纪40年代的老《万象》，是

上海孤岛时期的代表刊物之一，曾风行一时。沈昌文40年代曾在旧上海做工，对老《万象》也极是喜爱，一直想将40年代的海派文化发扬光大，便提出重办《万象》，继承前贤，老店新张。而俞晓群正为将辽宁教育出版社办成一个一流的出版社而努力，处于品牌创建阶段，《万象》办得好的话，正好可以成为出版社的一块招牌。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俞晓群的资金和平台加上沈先生的创意与人脉，三年之后新《万象》在沈阳创刊。

老《万象》

说到新《万象》，就不能不提到老《万象》。因为编者的初衷乃是一种模仿的冲动。而且从内容到风格，新老《万象》确实有好多相似的地方。老《万象》创刊于1942年7月27日，玲珑的方型开本，很别致，是一本内容很杂的文学期刊。1945年后，国民党统治着上海，对言论的控制甚为严密。文人从华界跑到公共租界，以求言论有一定的自由度，以卖文为生的文人在当时办了不少杂志，《万象》即为其中一本。张爱玲的《心经》，董天野的《潘巧云画传》，黄裳的《锦城十日》，金性尧的《山形依旧枕寒流》，张恨水的《胭脂泪》，包天笑的《我与新闻界》等有意思的小说、散文、掌故小品都发表于《万象》。

老《万象》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陈蝶衣，1943年5月以后就由柯灵任主编，1944年12月停刊。《万象》的体裁包括新闻通讯、小说、戏剧、杂文、游

记、诗歌等。从内容上看，有人物传记、军事、地理、绘画、文艺等，应该说《万象》真正实现了“包罗万象”之目的。而且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万象》坚持写“言之有物”的东西，“在文艺的园地里培植一些小花草，以点缀急遽、慌乱的人生”，并强调文字的趣味性。《万象》一出版就非常抢手，第1期在第一个月内竟再版三次，第一年第11期时，销量达205万册，《万象》的影响之大，在40年代是首屈一指的。

继承与创新

新《万象》从形式到神韵都继承了老《万象》的某种遗风。形式上的方开本已有了老《万象》的影子，刊物的封面设计也秉承了老《万象》一贯的典雅古朴。除此以外新《万象》还请到了老《万象》的主编柯灵做顾问，它的作者队伍与老《万象》的一样，也是些名人，有的就曾经在老《万象》上写过文章。但一本杂志的成功决不是靠单纯模仿一本风行于上个世纪的老杂志就可以办到的。时代在变，读者也在变，在历史上曾显赫一时的杂志到了今天未必就能适应市场，那么新《万象》在今天这个时代是怎么成功的呢？本文将从定位、内容、传播者等方面来探讨一下新《万象》的成功之道。

定位 一本可以卧读的知识分子文化休闲杂志

现在大众已经不是一张模糊的脸，而是千差万别的面孔，就需要有千差万别的

杂志来适应不同受众的需要。《万象》是一本以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的文化休闲杂志，这一点是明确的，也与老《万象》一脉相承。但杂志的编者对其内容定位和读者定位却没有明确的描述，只说过“为了让知识人看得下去，可以卧读，手不释卷”等语。虽然如此，它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却特征明确，非常鲜活。且看它的作者和读者对它是如何评价的。殷叙彝说它“寓教于闲”，金克木说它是“京派精神海派装”，李欧梵说“《万象》是中年以上知识分子休闲读物”，林行止觉得《万象》非常适合“上年纪读书人”阅读，朱大可说《万象》就是“那些正在向中产阶级阵营冲刺的小资们的识字课本”，一读者将它比喻为“西洋镜加老照片”，一网友说《万象》是“不迂腐的教授，不矫情的文人，不做作的女人”。明确定位的最终目的无非就是在读者心中占据一方独特位置，《万象》的目的显然是达到了。

市场上与它同类的还有《读书》月刊和《天涯》双月刊。《读书》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老牌文化期刊，与《读书》的坐而论道不同，《万象》较注重阅读趣味，寓道于乐，它以人文态度和抒情风格让文人爱不释手。《天涯》由海南省作家协会出版，由著名作家韩少功任社长，与《天涯》不一样的是，《万象》纯粹在文人意趣上打转。

内容

知识性+趣味性=寓教于闲

内容是杂志的基石，是吸引读者眼球的必杀锏。没有好的内容，纵有再好的创意和定位也没有用。创意与定位是杂志的灵魂，而内容则是血肉。一本杂志是美是丑，是好读还是不好读就全在内容了。而内容也必须紧紧围绕市场定位来组织设置。《万象》的内容就处处体现着它独特的市场定位。《万象》是办给知识分子看的文化刊物，所以内容极具知识性。《万象》又是可卧读的休闲杂志，所以它的内容极具趣味性。它的知识性不是体现在深度上，而是体现在广度上，即“杂”，这也是《万象》的总体特点，真正做到了“包罗万象”，文如其名。从体裁上看思想美文、雅趣小品、

插图、老照片应有尽有；从题材上看阐述评介思想，品评琴棋书画，谈论中外电影，回忆民国掌故无所不包。但《万象》并没有杂得无边无际，正如一位读者所评价的那样，“谈古基本不过同光，谈洋从不出欧美日本”，这恰恰与它发扬海派文化的初衷不谋而合，因为海派文化本身就兴起于中国近代的上海，市民化和西化是它的特点。那位读者批评万象不过是“西洋镜加老照片”也是非常贴切的，但“西洋镜”和“老照片”正是《万象》增强趣味性的两大武器，是它的优势所在。

但《万象》并非只关注历史掌故，它也关注当下。例如同期就有一篇林在山的《破解达芬奇密码》。《达芬奇密码》是去年美国最轰动的畅销小说，小说甚至激起了美国媒体关于《圣经》的大讨论。然而站在学院文化的角度，《达芬奇密码》终究只是借助一点过时的历史边角料炮制出来的现代神话，其中种种神秘的文化符号都不值得深究。正如作者林在山所言，这轰动一时的小说只是“再造纸文学”，潮流一过，又可循环再造。

《万象》真正做到了融趣味性、知识性于一炉，外界评价它“寓教于闲”、“寓教于乐”，“走的是精英路线，但口味还是大众的”等等，都是一个意思。

传播者 名人学者

《万象》有一大批稳定的作者群，聚集了内地和港台优秀的写手，每一个都大名鼎鼎，而且老中青三代阵容齐备实力强劲。老一辈的有黄裳、金性尧、金克木、鯤西、辛丰年、夏志清等，他们悼人怀古、饱经沧桑，虽然有点唠叨却很有嚼头；董桥、王蒙、林行止、丁林、刘铮等年近中年的文人学者中西兼修，学贯古今，读他们的文章长知识、壮内力，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小一辈的有冯象、迈克、恺蒂、毛尖等，眼光独到，文字妖娆辛辣，都有双语的背景，并且现在大都居于海外，他们的文章自然别具一种异样的风情。他们有的在《万象》上有固定的专栏，如董桥的《书房夜景》专栏，还是他一贯的风格，融晚明小品与英国散文的意趣于一炉，写人叙事出入化境，如一壶清茶，饮完后齿颊留香。冯象的《尘土亚当》，专讲圣经故事，他是剑桥文学与哈佛法学双料博士，向中国的读者普及宗教知识，倒也讲得生动有趣。素有“香江第一健笔”之称的林行止开的是《闲读闲笔》专栏，经济学家写书评，也是健笔如飞、生动活泼，端的功底非常。有了这样一群内容的提供者，文章想不好看都不行；有了这么一群传播者，《万象》想不红都难。

